

荆川先生文集

九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志銘

僉事孫公墓志銘

公諱璽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峯東有盛溪因自號峯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構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叅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

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
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爲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
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
蹉跌亦不爲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
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與其宗人交賂權貴
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綰所印而
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
多爲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
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却之
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

稍稍以輕罪笞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死者數人邑中爲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廩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斬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巡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爲書抵御史其語深切

扶摘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而竟引疾去後代者
至踰年其事乃白已而爲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
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
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爲他御史所
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
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爲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
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
上官以爲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別解者又
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別給文以行
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爲例頃之淮揚饑公往賑

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爲謀者與其黨十餘人 敕旌其功嘗以僉事奉 命丈皇莊草場地

土清其地之爲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爲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躑以爲常公以山西僉事巡

大同盡心撫馭人賴安堵頃之吉囊入寇斬首多以
贊畫功 賜金自爲令即力薰大豪及在薊州洱海
大同倥偬盜賊蠻夷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
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
不辦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
見巡按巡按怒以爲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
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曲事鄉大夫
之有力者故卒爲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爲山東僉
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爲相故交也同
年桂公爲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徃徃齟齬于

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問
餽寶帶鈎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巡守行部輒有
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志公拒之卒無敢疑且志者
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簾中假公移投
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
俸貲亦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
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
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
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
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爲

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䟽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
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
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爲人恨老不及
見子此行蓋先君意也因涕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
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
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爲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
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
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
聲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運使張東洛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爲號曰東
洛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爲無錫人公
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
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爲順德府管馬
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
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
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爲人狷介自植
於不縈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
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開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
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

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罰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涸公自爲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爲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羨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鄜鄜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蓋兩相爲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間頑犷不可

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稅錢率爲
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
黷貨大爲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
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稅錢得完
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爲盟遂解
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鈐束貴
勢人不得占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爲上下所快亦以
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
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
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爲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爲

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
則又蹶在運司爲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
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半乎
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
益以寬和絕聲色綺麗博奕之好罷歸三十餘年未
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
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
得怏怏去公爲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
疑千錐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備遺錄補贊四臣
事評蠙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

不仕而公父積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
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爲儒稱其家
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
塘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
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
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爲豪雋夫漢
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
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
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淪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
官刑曹值閹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骯髒獨信遂

與世屯既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
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
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枵然空篋爲盜之笑三
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
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今也則亡刻
辭於墓以愧墨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
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
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

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
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
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歛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
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
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
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歛
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

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